

另一面

■金阿根

老师徐士龙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,可能是担任了好几届萧山作协主席的缘故,不少人叫我“金老师”。其实我除了6年的军旅生涯,6年的机关工作,其他30年时间都是在工厂。我是真不能算老师的。

此刻,我想起了萧山文化馆的徐士龙,他才是真正的老师,更是我的老师。我的创作,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不但是我,他还培养了许多国家、省市级的作家,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获奖作品。

1970年11月,徐士龙正式调入萧山文馆成了创作干部,自此走上了戏曲、故事、绍兴莲花落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的创作道路,如鱼得水,收获颇丰。

当初翁仁康只在农村讲故事,是时任文化馆副馆长的徐士龙亲自打申请报告,把这个农民的儿子破格录用,成为萧山文化馆正式编制人员,并积极培养和辅导他。1984年他陪翁仁康到定海参加江浙沪两省一市故事大赛,翁仁康的故事《糊涂村长》名落孙山,回来的路上大家都感到很失落。有人建议徐士龙把故事改成莲花落让翁仁康试试,这一改出人意料获得成功。从县里市里省里一直演到北京,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专家权威的好评。1985年,翁仁康创作了《晦气鬼告状》,经过徐士龙的精心修改,该作品在全国新书曲目大奖赛中获创作演出二等奖。从此,在文化馆,俩人珠联璧合,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合作道路。翁仁康成名后,还忙中抽空不时拜望“徐老师”。

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的,先写了个小演唱《原来如此》送到文化馆,老师徐士龙把作品推荐给杭州群艺馆,并带我参加创作会。参加会议的有浙江京剧团、浙江越剧团、浙江婺剧团的编剧,有省戏曲研究所所长,越剧《胭脂》的剧作家,名家高手云集。第一次与这些大家打交道,要我介绍素材来源、结构、情节、冲突、高潮、悬念、包袱等如何处理,吓得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。还是老师徐士龙帮我出招解套修改,作品终于在《杭州演唱》上发表。有次写了个反倡倡康剧本《杨梅红了》,老师徐士龙特地到我厂里,关起门来修改了一天,在萧山剧院演出获得创作、演出一等奖,得到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肯定和赞赏,指定该剧到全县各地演出。还有一个配合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八场越剧《红河狼烟》,徐士龙帮忙改了6稿,终于搬上舞台,并下乡到各公社演出。在老师徐士龙的支持下,我开始创作小说、散文,并在全中国征文中获奖,为此县委县政府发文,分配给我三室一厅房子一套,加工资一级。老师徐士龙知道后,比自己得奖还高兴,特地来我家祝贺。后来我正式出版了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集子9本,在一次春节文艺座谈会上,老师徐士龙满腔热情地介绍了我的创作历程和成果。

徐士龙在文化馆工作了一大半辈子,三日两头下到工厂农村甚至作者家里。业余作者来载璋当年住在钱塘江边的草屋里,妻子在轮渡口补鞋修伞,生活拮据。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,他常常赤着膊,打着烟摊,趴在桌上写作。好容易写了一个相声,省里一家刊物要发表,打了小样让当地党委审核盖章,然而一位领导说他家庭成分不好不同意发表。徐士龙得知后特地乘公交车赶去,好说歹说总算得以签字盖章,使来载璋的文章成了铅字。

陆亚芳的《沙地》初稿出来后,徐士龙立即让馆里把它打印出来,向文化局领导汇报,专门召开专家座谈,邀请文学界前辈、著名作家毛英为她改稿。还利用政协委员身份,陪同政协、文化局领导去陆亚芳家看望,联系传化集团给她安排了工作,解决了实际困难。

时任农一场党委书记的杨贤兴也喜欢写点东西,当时《西湖》杂志要出一期萧山专辑,杨贤兴的作品几易其稿还是通不过。老杨有点泄气,说“徐老师我不是这个料,你饶饶我好戏,让我逃回萧山了吧!”徐士龙对他说“别急,今天晚上你休息,我帮你修改好。”改了一个通宵改好了。文章发表后老杨说:“其他都改了,只有作者的名字没改,实在难为情。”

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,所以他不但是我的老师,也是萧山众多业余作者的老师。那时萧山文学创作活跃,成果累累,这其中就有徐士龙的功劳。

那是个细雨蒙蒙的日子,徐士龙结束了他从爬格子到敲键盘的一生,时年78岁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视他为良师益友的作者们,从四面八方赶来,有长吁短叹的,更有放声痛哭的,省市文化部门、兄弟县区文化馆,和他的“徒子徒孙”们都送来了花圈。

追悼会上,文旅新局的主持人,用徐士龙生前曾说过的话:“只有醉心于人民群众,耕耘在生活这块沃土上,用自己的心血和情感,才能写出热情洋溢、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”作结束语。他的话,早已刻印在广大作者脑海里了。

如烟事

■余观祥

蹴钮子嘭

玩是孩子们的天性,不论男孩还是女孩,在孩提时代都曾有过玩的经历,只不过是玩得文气与疯狂之别。我的孩提时代,对沙地农村而言,台球、康乐棋之类的娱乐器材闻所未闻,我们农家孩子玩乐(游戏),大多玩的是老底子沿袭或自创的一种土法游戏。

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,我和我的小伙伴,在众多土法游戏中,热衷于沙地人管叫“蹴嘭”的游戏。小到七八岁,大到十三四岁,每每在学校放学或生产队劳动歇工时,围在一起,轮流着“蹴嘭”。

“蹴嘭”这个游戏名称,由动词和拟声词组成,“蹴”字是个动词,字义是猛地往下蹴,着地很重。“嘭”是个拟声词,字义是物体撞击、破裂的声音。“蹴嘭”从字面上就能看出,在互玩时,蹴的某一物体,猛地下蹴,会发出撞击的声音,这样便增强了游戏的刺激性。

“蹴嘭”的玩法大致有三种,我的父辈们小时候玩的是铜钹、铜板蹴,管叫“蹴铜钹嘭”,抑或叫“蹴铜板嘭”,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我国人民币币种进行改革,发行了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的硬币(俗称角子),蹴的嘭,叫做“角子嘭”,而我们小孩子没有经济来源,就没有角子,常常用容易得到的纽扣来蹴嘭,俗称“钮子嘭”。蹴嘭的游戏十分简便,不受任何条件制约,只需要一块约一尺见方的平面石块、石门槛或稻壁也可,就地取材容易得到,通常晴天在道地上,遇上雨天在草舍翻轩下,甚至在路边、桥边、沟边都可以玩,玩起来既省事,又刺激。

那时,我们蹴钮子嘭,无论是星期天,还是放学回家,总是三

五个人一起结伴,在路边或道地上搬来一块石块,开始“石头剪刀布”,谁赢谁就先蹴,其余的人就把大小不一的纽扣放到石块中央,先蹴者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钮子,眼睛向下瞄,瞄准后,嘴里犹如条件反射般地发出“嗨嗨”一声,随之脚向地面一蹬,瞬时钮子随着嗨声,便自由落体了。这一蹴,如把石块上的钮子蹴出石块外,这一粒或多粒钮子,就归蹴嘭者所有。此时,蹴嘭者还有继续蹴的权利,直到蹴不中为止。首个蹴嘭者,一旦蹴不中,则由还未蹴过者,再进行一次“石头剪刀布”比先后。如第一个或第二个蹴嘭者,蹴得片甲不留,再开始新一轮下注。

蹴钮子嘭,看似原始、简单,其实要把它蹴好,蹴个十拿九稳,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的,就是人们常说的一种悟性,当年在我的玩伴中,堂弟小云是蹴得比较好的一个,每一次多多少少都能有所收获。有时蹴到多了,衣裤袋里沉甸甸了,他会拿出一根细铁丝,长长地串在一起,拎在手中炫耀一番。有的玩件被他蹴个精光,于是从口袋里摸出个二分或五分钱,向他盘个10颗或20颗钮子,打算继续翻盘。但因技术层面上的悬殊,急于求成式的翻盘,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。

在我的玩伴中,有一个叫阿月的玩伴,正好与堂弟小云相反,他蹴嘭蹴中率是极低的一个,十蹴九输,且越输越勇,屡战屡败,有人叫他“包光阿月”,也有人叫他“木卵阿月”。他只要一看到蹴嘭圈形成,表现得极为猴急,生怕人家排挤他,常是先下手为强,会急不可待地在石块上先下钮子。但到一开场,没几个轮回,往往把钮子蹴得一个不剩。有次蹴得实在没有了,在一筹莫展之时,竟回到家里,把他老爹的一件衣裳钮子拆了下来,也拿来蹴嘭了。这件事被他老爹知道了,好好地修理了他一番。

时光流逝,记忆犹存。蹴钮子嘭的岁月,已经逝去半个多世纪了,蹴钮子这种娱乐式游戏,带给了我们快乐,但也带来过烦恼。这种游戏与时下的电子类游戏,大有同工异曲之妙,在玩时都得掌握好一个度,掌握好得恰当好处,玩游戏才是一个真正的高手。

夕阳红

■董俊贞 萧祖能

耄耋妙笔绘丹青



龚家骅在创作(漫画)

赵雪峰作

国画大师齐白石诗云:“诗堪入画方称妙,画可融诗乃为奇。”历史上,无数诗人词家兼擅书画,而真正的书画家无不以诗文为根基。

在萧山,有一位活跃在诗坛、画坛的耄耋老人,他的画多次入选省级和国家级美术作品展;他的诗常在《中华诗词》《诗词月刊》等专业期刊上发表。他就是93岁的退休老干部、浙江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、杭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龚家骅。

初识龚家骅,是在2019年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萧山同心书画大展上。老人中等个儿,精神矍铄,儒雅健谈,从容中透着刚毅,看上去完全不像年逾九旬的老人。此次画展规模大,专业性强,得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老人的三幅风土作品《夏至杨梅满山红》《湘湖荷花别样红》和《农家葫芦丝瓜图》备受瞩目。

龚家骅祖籍绍兴,幼年受家庭环境影响,对诗、画有着浓厚的兴趣。但真正登上画画,始于66岁。开始,他去老年大学学习中国画,一入门,就感到中国画意境悠远,韵味非凡,便一头扎进去。龚家骅学画非常用功,寒暑不辍,潜心钻研,十年一剑,霜刃初露。他人选省展的《五月鲜果——萧山杜家杨梅》四尺整纸,构图独特,虚实相生,生活气息浓郁,展出后广受好评。2018年,由浙江省委宣传部、浙江省文化厅、浙江省美术馆联合主办的纪念文天诞生一千周年,《千载清风》中国当代墨竹大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。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品有数千件,最后只有220件作品入展,龚家骅的作品榜上有名。

龚家骅“玩墨”对梅竹钟爱有加。他以书入画,梅枝竹叶,笔笔写出,书写性极强,雄健大方。为画好梅花,他曾经每年都要去余杭超山景区赏梅,感受十里梅花香雪海的醉人风光,领略吴昌硕大师的风采,回来后浑身梅香,动手画梅。

龚家骅66岁学画,古稀之年学诗,迄今已有20余年诗龄。他的诗以感兴山水风光为多,兼及社会和生活内容。一生虚怀若谷的龚家骅,在区老干部诗词协会的办公桌面上,用小楷工整整写下了自勉:“十载修研临墨池,丹青越作越心痴,一花一木事非易,老树云山是我师。”“闲来信笔写云烟,不为功名不赚钱。寂寞丹青多益寿,诗情画意养天年。”一首《晚景》抒发了龚家骅追求自由的心境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“狼毫一管写山川,作画吟诗乐晚年,日夜艰辛忙创作,寒来暑往少休闲。”这是龚家骅为他的创作居室“养心斋”题写的诗篇。无论诗词还是写意画,龚家骅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,思想格调高雅,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落日余晖映晚霞,一抹夕阳美如画。龚家骅退休前长期从事机关工作,却也醉心于文艺,传递对美好生活的热情期盼和深情讴歌。他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作品屡见报端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他有幸参加了萧山围海造田的战斗,为此创作的《怒潮汹涌》还被翻译成英文版,轰动一时。

二十年前龚家骅出过一本小册子,叫《清心集》。里面收录了他自己心仪的诗作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及诗词赏析、学画心语与绘画作品。又是二十年过去了,勤奋的龚家骅又创作积累了不少诗作、画作,于是他决定出版第二本集子,取名《养心斋雅集》。其中收编在册的花鸟画作品多为近年各类全国性展事的人选、获奖之作,九十高龄画艺依然持续上升,拿到《养心斋雅集》的朋友啧啧称奇。

在诗画坛的道路上,龚家骅集书法、绘画、诗词、史论于一体,这在业界是不多见的。龚家骅认为,诗书画三美合璧,组成了独特的中华美学意境,也是世界美学史上把文学与视觉艺术相结合的中国特色。谈到老人学画,龚家骅有他自己的观点:“退休后学画,虽然年纪大了些,时间迟了点,但老年人也有他们的优势,一是人生阅历丰富,生活感受较多;二是时间充裕,可以多读书写字;三是心态平和,主要是自身修养相对较高,少有争名逐利之苦。在这种状态下学书画,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。只要有兴趣,肯用功,持之以恒,便能渐入佳境,画出好画,写出好诗。当然,前提条件是要身体健康,不要弄出毛病来。”说到这里,老人爽朗地笑了。

看着古稀的龚家骅还习惯到处奔走采风,写生,授课,看画展,参加研讨会,每日笔耕不止。谁会想到五年前的他竟然是一个恶性淋巴瘤患者。这样的重症,对年轻人都是重大打击,更何况一个接近90岁的老人,但龚家骅泰然自若,从容面对。五年时间共做过十次化疗,平均每年两次。每次化疗结束,只做短暂休息,回家第二天就铺开宣纸画画……

聊起生死价值观,老人谈笑风生。夕阳西下,我们走出龚家骅的“养心斋”。微醺的霞光中,老人的眼角眉梢都是沉静安宁的韵味。回眸中,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永不停息的脚步……

五味子

■冯文丽

想起当年亚运会

30多年前的1990年,北京举办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,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国际性综合体育盛会。

之前,才韵丰沛的初中语文老师给我们读了亚运会标记——由蜿蜒的长城围成“A”字,又如罗马字“XI”、上面缀着太阳的会标,设计大气又巧妙。老师的语气是赞赏的。我所在的初中集中了沙地片最好的老师执教,建起了当地最高的教学楼,升学率是农村初中的翘楚;读萧中后,大街小巷经常遇见吉祥物“熊猫盼盼”举着金牌的标记,韦唯和刘欢激扬的“亚洲雄风”响彻地摊街市,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。1988年,萧山的街头刷着“撤县设市”的喜庆横幅,宏阔的贸易大楼已落成,新建的萧山宾馆矗立,刷出了城市的新高度。当时的萧山,乡镇企业发展,社会活力强劲,生机勃勃地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前沿。

1990年,我上大学离开萧山,坐了人生中第一趟火车。那是经典的绿皮火车,硬皮座位,一天经过目的城市只有两趟。天刚亮,火车亮着远灯冒出白气停在萧西路的老火车站,乘上后向西驰骋。学校在浙中,二百多公里的路,经停四个站,要四个小时,半票价四元。校园坐落于农村,校外黄土的丘陵上,牛在悠悠吃草。学校上世纪五十年代从杭州搬来,80年代仍有农民赶着牛进到校园内吃草,学长们戏称学校为“牛进大学”。

入学之后,转眼来到了9月22日。秋风送爽的一个下午,新生被安排到系里的大阶梯教室看电视——北京亚运会开幕式。阶梯教室很大,电视机却很小,讲台上放置了两个便于观看。耳熟能详的《亚洲雄风》再次响起,吉祥可爱的熊猫盼盼代表全国人民终于盼来了盛会的召开。

自己国家举办办体育盛会之前,电视上看过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。80年代前后的萧山沙地农村很富有,生产队有了彩色电视机。我们在方屏幕里观看了神迹般的奥运会:绚丽的节日服装,齐整划一的团体操表演、鲜艳的气球、五彩的旗帜、熊熊燃烧的圣火、各种肤色的人们、亮眼的跑道、欢腾的气氛,真让人大开眼界,身心震撼。运动会为我们打开了见识世界的一扇窗,而如今自己国家举办的亚运会也终于开幕啦!

阶梯教室的电视机并非彩色,也不是黑白,画面居然是横条纹的黑白红三种颜色,见所未见。在礼乐和表演中,亚运大幕拉开了,乐队雄壮,场面壮观,气氛热烈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,当科威特运动员入场时,全场响起支持的掌声。漫长的运动员进场仪式后,是大型的团体操表演。黑白红三色的屏幕,真实感不足,后座的同学开始离去。后来有老师在课堂上赞叹风吹绿荷的表演气韵生动,而我们根本看不到绿色的荷。无论如何,那是个充满向往的年代,亚运会象征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。

大学四年,每次回萧山都有新变化。从学校出发,好不容易挤上唯一去城里的x路公交车,挤不上就索性走路去火车站。但一到萧山,就有随时出发的招手车可乘,很便捷。浙中地级城市最高的楼是五层,在萧山则幢幢高楼拔地而起。商业地产建好了,新火车站启用了,钱塘江上第二座大桥通车了,机场落址萧山了,GDP居全省之首了,萧山的好消息接连不断。有一年春天的早晨,介绍改革开放萧山成功经验的系列广播一连三天在校园飘荡,令萧山学子无比自豪。

想不到的是30年后,亚运会来到了杭州,居然就办在了萧山家门口,那么近,触手可感。这完全是个奇迹,细思却有迹可循。亚运会主场馆“莲花碗”所在地,六七十年前还是一片滩涂,当地人凭勤劳和智慧耕耘成齐整富饶的家园。“跨江发展”战略下这片土地又经历蝶变,“钱江世纪城”成了现代化的城市中心。2016年G20会议在此召开,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到了这里,国际博览中心成为见证国家历史性事件的象征。这片土地,从无到有,从落到腹,从乡到城、从传统到现代,是萧然大地蜕变的前沿,是“勇立潮头”精神的绝佳彰显。

当年母校的萧山学子回来了,渐渐成为教育事业的中流砥柱。年轻的学子继续西行求学,但火车再不用吭哧吭哧行四个小时了吧,高铁只需一个小时。萧山学子们仍很优秀,有人回乡拍摄的作品《亚运场馆的建设者们》获得过大奖。母校也越来越强大,在萧山也有了个校区,距“莲花碗”并不远。当年自嘲的“牛进大学”,如今情不自禁吟唱着“我们从钱江之滨起航,我们在芙蓉峰下成长”的校歌。芙蓉峰下的体育馆将进行亚运会足球小组赛,萧山校区的体育馆将进行手球比赛。30多年后,当年的九十年代第一代大学生已不再年轻,但不必盯着那小小的屏幕,看着失色的画面,只在镜像世界中体验自己国家办亚运的骄傲与欢腾,而是可以直接在家中阳台,看开闭幕式璀璨的烟花绽放于夜空,可以走几步路到场馆,欣赏世界顶级的游泳、跳水等项目。也许或许可以不做在编的志愿者,向外国友人说:“Welcome to Xiaoshan!”

如今“奥体七子”已经布局完毕,奥体中心流光溢彩,钱江两岸美轮美奂,“杭州之门”作为新的城市高度熠熠生辉,家门口的亚运会即将开幕。祝愿盛会顺利,家国同圆。